

音樂

工作

話舊

本人到台灣，已經十三年了，每廿四日五日，都要參加音樂節的慶祝大會，而且有時還參加籌備的工作。中國音樂學會從成立到現在，每年的年會，我都以來賓身份參加，去年還發表了一篇文字「共匪的音樂工作」，由該會印行以作會員諸君的參考，中華民國樂會成立大會，我曾代表台灣省政府致詞，以後每年大會，也同樣以來賓身份參加的。

程其恆

本人在台灣省新聞處工作的時候，曾經編過兩本歌曲，第一本是民國卅九年五月，書名為「反共抗俄歌曲集」，那時反共歌曲還不算太多，只蒐集了四十首反共抗俄歌曲，係大地印刷廠承印，印了一萬冊，由新聞處分贈各部隊機關團體學校工廠應用，到了四十二年九月，反共歌曲日增，佳作迭出，所以本人又編了一本「反共抗俄歌曲一百首」，是從差不多兩百首中選出來的，也是印刷了一萬冊，免費分贈各部隊機關團體學校工廠應用，因為各方面需要，在四十二年間再版了一次，又印了五千冊。徵求歌曲兩次：「地方自治」歌，「檢肅匪諜」歌，評選委員有戴粹倫、蕭而化、張彩湘、李金土、王沛綸、汪精輝及本人等。

四十七年起，本人參加國立台灣藝術館工作，與音樂界人士接觸的機會更多了，本館已建立卡片的音樂界人士有一千二百張之多，深以未能一一認識為憾，特借本刊一角，聊表嚮往之忱。

在新聞處工作期間，同時負責唱片與歌曲的審查工作，凡是進口的唱片，要歸本人審查放行，每逢機船到達，就要忙一陣子，此外，除審查歌曲集外，晚上還要到歌場去臨場審查，如果歌女唱已經查禁的歌曲，就函知警察機關予以處罰。

記得有一次，美國空軍樂隊在中山堂演奏，節目中有一曲係日本人的「支那之夜」，這個曲子作得不壞，但是它是含有侵略意識的電影插曲（汪偽政權時在蘇州拍攝的一部片子），本人當場通知我方空軍總部負責聯絡人員，請美空軍樂隊第二天在三軍球場演奏時，不必演奏此曲，該樂隊獲悉如此情形，當然第二天不予演奏，以尊重我國的意見。

還有一次，我國名女高音某小姐在中山堂應某協會之邀舉行獨唱會，節目單上有一曲係「聖地露西亞」，因為日本人正好將「俄國」翻譯成「露西亞」，再加上「聖地」二字，易滋誤會，經本人向該會在場人員及某小姐說明，後來的演唱會中，都改成了「聖塔魯西亞」。

還有就是各廣播電台，各書店編印的歌曲集，因為有的取自大陸未淪陷前的材料，或香港出版的材料，往往把附匪明星的名字，照舊印在歌曲

上，後來經我們通知改正，以後也就沒有這種情形了。

卅八年，是國家最危險的時候，黃色歌曲充斥本省，輿論對此，攻擊甚烈，本人在新聞處特發動組織「台灣省書刊影劇歌曲審查聯席會報」，後來又在該會報下設立「取締反動及黃色歌曲小組」，先後呈請台灣省政府公佈查禁歌曲三批，共計二百廿多個歌曲，有了一張查禁歌曲的名單，執行起來總比較有一個準繩，但是這個工作，始終未符理想，因為審查人員未帶歌詞，僅是一張查禁歌曲的名單，歌女往往換一個歌曲的題目，唱着查禁的歌曲，後來雖有將已查禁的歌曲印刷後活頁裝訂，交審查人員備用之議，但是迄未實現。

李抱忱博士由美來台時，認為我們過去所查禁的歌曲太嚴格了，有些抒情的歌曲，不能列為黃色歌曲，曾建議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予以解禁，該總部並且着政治部副主任朱介凡先生來到國立藝術館接頭，下文如何，詳情未悉。

共匪對歌曲的滲透是念念不忘的，我們曾經發現油印的歌曲，題為「月落烏啼」，完全是為匪宣傳的，不過近年來改用武俠小說滲透了，警察機關查獲了此種武俠小說八萬餘冊，真是大快人心。

卅八年十二月廿五日，本人正兼任東南區民衆勞軍會宣傳組主任幹事的時候，曾舉辦一次盛大的「音樂界廣播勞軍大會」，各報均出特刊，（與本人發動的「平劇廣播勞軍大會」，同為自由中國各廣播電臺聯播的嚆矢），當時參加籌備工作的有省交響樂團汪精輝、楊渭溪，南國歌謠音樂研究會張邱冬松、師範學院李金土，台灣廣播電臺張瑞玉，臺聲合唱團林寬、臺灣大學張振華，軍中廣播電臺潘英傑，空軍廣播電臺張增燦，民本廣播電臺袁鳳舉，女子師範陽永光（已故），工專吳居微，一女中蔡如花，淙淙歌詠團陳明律，臺大交聲合唱團郭東耀，臺大交響樂團陳海國，社會劇團潘亞懷，米高梅樂隊馬桂喜，何海樂隊何海，音樂家隋錫良、林橋、馮星輝、張修明等，參加節目的有陽永光、計大偉（指揮），石嗣芬、袁玉英、謝碧鶯、蕭阿姬、許玉子、林碧君、賴香妹、謝玉英、林慧君、陳珍娟、戴玉妹、何海、關華石、張狄克、林禮蘭、許承忠、馬桂喜、馬樂天、謝錫榮、畢嘉生、潘亞懷、陳明律、鄭晤穎、唐本祥、徐迺展、黃侶良、鄭忠亮、萬心澄、林長勝、戴金順、張志貞、黃宗迅、浦南、李君重、楊德輝、郭英明、林志華、高坂知武父女、青年會歌詠班及參加籌備各有關團體等，當時有極少數一二人，因鑒於國家的危險，怕共匪來了清算鬥爭他，竟不敢參加，這種人的名字，恕不在此這兒報導了，凡是參加了的人，雖然在十年後的今天，我們還是在此表示謝意，以誌不忘。